

著名美术史家陈传席： 宋代山水画并无大家可言

《六朝画论研究》是著名美术史家陈传席的重要研究著作。8月27日，因该著作的增修版即将发售，他专程来到了广州，与读者分享了该书的论述以及个人的感悟。对于近日“粤藏宋元书画特展”引起“宋元绘画精神”话题，陈传席接受收藏周刊记者采访时，深入阐述了他对五代与宋代书画发展脉络的理解和认识。

山水画高峰在五代 北宋多“保守”“复古”

陈传席对于宋代山水画的评价颇令外界惊讶。他表示，“历来的研究家都说北宋绘画如何伟大。宋画研究专家们主张研究中国古代绘画以北宋为中心，因为北宋绘画是中国古代绘画的最高峰。这些都是凭感情或耳食下结论，缺乏史料佐证。”他认为，“五代宋初山水画高峰，宋初的高峰实是五代上升的惯性。”

随后，陈传席详细阐述他的理由。他认为：北宋中、后期山水画的总趋势，基本上可用“保守”“复古”四字概括。其次还有一个“变异”的别派，却未形成主流。“其实，整个北宋的绘画也基本如此。我们说五代宋初山水画高峰，宋初的高峰实是五代上升的惯性。”

为什么说宋代山水并无大家？陈传席解释：“从五代到南宋的山水画大家，如前人总结的那样，是荆（浩）、关（仝）、董（源）、巨（然）、李成、范宽、李（唐）、刘（松年）、马（远）、夏（圭），这里基本上都是五代和南宋的画家，和北宋中后期并无关系。荆、关、董、巨实是五代四家，李成、范宽加上关仝，被郭若虚称为‘山水三大家’，元汤至则称李、范、董为‘三大家’，并非‘宋初三大家’，更非‘宋三大家’，关全是五代初期人，董源是五代十国中的南唐人，李成主要活动于五代。如果把生于五代末的范宽算作五代遗响的话，则不仅北宋中、后期，实乃整个宋代山水画并无大家可言。”

惟摹范宽者谈不上超越 惟摹李成者没有大成就

陈传席认为：画风的成熟，往往也就是它的尽头。任何一种画风，发展到成熟的高度，再不变革，就会出现流弊，或者出现死气沉沉的状态。想一直保持这种成熟的高度是困难的。

五代宋初山水画成熟而达到一个高峰之后，后学者争相临摹。诚如郭熙总结的那句名言：“齐鲁之士，惟摹营丘；关陕之士，惟摹范宽。”倒是这段画史中“保守”特征的实录。而且“齐鲁关陕，幅员千里，州州县县，人人作之哉”（见《林泉高致集》）。不过临摹皆没有什么大的成就。

陈传席举例说明：当时，惟摹范宽的代表画家有黄怀玉、纪真、商训等，“然黄失之工，纪失之似，商失之拙”（《画鉴》），都没有达到范宽的水平，更谈不上超越。这几位“惟摹”画家，连《宣和画谱》都不载，《宣和画谱》还特别提到商训，说他“不能造古人之兼长，谱之不载，盖自有定论也”。黄、纪二人，画谱连名字皆不曾一提。我们现在虽提到这几位画家，乃是为了反映当时“保守”“惟摹”的气氛才提到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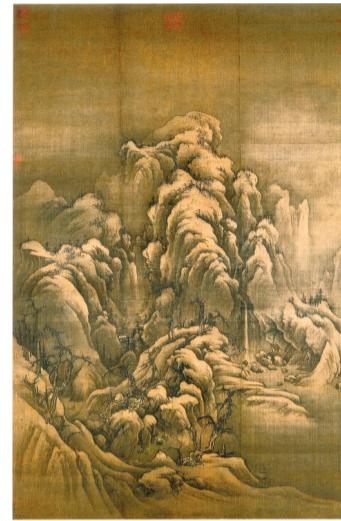
惟摹李成的代表画家有许道宁、李宗成、翟院深等，然“许道宁得成之气，李宗成得成之形，（翟）院深得成之风”（《圣朝名画评》）。其中除了许道宁的画略有影响外，余皆谈不上有什么大的成就。

后来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惟摹范宽的画家也不多了，保守“保”到惟守李成一家之法，直到中期之后的郭熙和王诜。但是这一段画史上并非绝无山水画。

在惟摹李成、范宽的风气下，略早于许道宁等人的倒有燕文贵、高克明、燕肃等，其山水画较有一些特色。燕文贵的山水画被时人称为“燕家景”。他的山水画质朴灿烂，直笔、曲笔、渴笔、破笔一齐来，似乎不是死守某一家，记载中说他的画学郝惠。郝惠并无大的影响。燕文贵的山水画之所以在当时有一些特色，乃因他能不随波逐流，不死守一家法。然而他的画，如果说是如何了得地突破了当时的习气，倒也未必。黄山谷《题燕文贵山水》云：“《风画图》本出于李成。”其实，他们也并没有完全摆脱李成的影响。高克明的画温润、整饬，亦不同于当时的画风。他也不惟摹李成一家，而是“采撷诸家之美，参成一艺之精”，而且特重生活，喜游佳山水，穷幽探深，作画前胸中自有丘壑。当然，其最终成就仍不能和五代的一些画家相比。



■五代 匡庐图 荆浩



北宋 雪山图轴 郭熙



■南宋 踏歌图 马远

商品化降低了宋代绘画的艺术水准

宋代绘画商品化的现象，也是陈传席关注的方向。他表示：“值得注意的是，宋代绘画，有一部分成为商品。”

因为燕文贵就是靠卖画发迹的，其后的许道宁售药时，随赠一张画，以吸引顾客购买他的药物。和燕文贵同时的佛道鬼神画家高益，开始也是卖药

以自给的，也曾“每售药必画鬼神或犬马于纸上，藉以与之，由是稍稍知名”（《图画见闻志》卷三）。“唐代之前，因佛教的需要，曾使一部分贫困的画家出售劳动力。宋代开始，绘画成为商品，一部分画家可以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生存”。

“宋、元以降，尤其是明、清

时期，绘画品变成商品，很多文人画家完全靠卖画为生。但是历来的绘画商品化，都不能使绘画的艺术性提高，而是绘画的艺术性增高了它本身的价值。这一时期的文人作画自娱者有燕肃、宋澥等人，不过成就皆不是甚高。所以，这一时期，绘画基本上处于保守阶段。”

山水没有成为宋代画家精神的第一需要

追究其中的缘由，陈传席认为：宋代山水画家真正的“泉石膏肓，烟霞痼疾”者，如五代隐士那样一生居住山林，游荡于山水之间者甚少。他们的精神也不可能完全和山林相通。

正如郭熙所说的，“直以太平盛日，君亲之心两隆”。既要事君，又要事亲，焉能专意于山水？虽然郭熙本人“少从道家之学……本游方外”，这是他山水画在当时出色的原因之一，但后来还是“教其子思以儒学起家”（《宣和画谱》），主张到朝廷做官。虽慕山水，而不必隐居于山水间。画山水，而不沉浸于山水之间，至少说山水没有成为精神的第一需要。或身处庙堂，作应制之作；或身处闹市，制作商品；或官余戏笔自娱，而不像宗炳那

样“澄怀味象”。所以，缺乏真性情，而靠临摹前代作品，粗制滥造，成为一时风气。同时前代作品在人们心目中已有定论。如李成的画，早为世人瞩目，临习李成画风也易为朝廷或富人所接受（甚至到处伪造李成的画），这恐怕是山水画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。

五代的荆浩、关仝、李成、范宽皆一生居于山林之间，既不把山水画作商品，也不把山水画作为供人玩好的工具，而是心无杂念、终生潜心于山水画的研究。荆浩还特别指出，“嗜欲者，生之贼也”，“终始所学，勿为进退”。一是研究，一是制作；一是发自真性情，一是发自外界的刺激。宋代画家，在这些方面是不能和五代的山水画家相比的。

人物介绍



陈传席

著名美术史家